
唐文治著

茹經堂文集

第二編

本書據1938年版影印

序

邑老唐蔚芝先生將哀刊平生所著雜文都爲乙集曰
茹經堂文集二編屬余序端以發其指於戲余讀荀子
勸學之篇謂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
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
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
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誦數以貫之稽於數也
思索以通之昭其義也爲其人以處之始於爲士終乎
爲聖人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
動靜端而言煥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

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竊嘗有
味乎其言而持之以盱衡當世學者蓋稽於數者有人
矣昭其義者有人矣獨未見有爲其人以處之如唐先
生者也於戲吾生四十年矣竝世方聞雅儒頌其詩讀
其書覩記所逮者何限試謹最其尤者古訓是式洞見
本原以六書小學爲門戶以官禮左氏春秋周秦諸子
爲崖郭而旁參釋乘以究悟慈氏世親書爲精神命脈
庶幾乎所謂誦數以貫思索以通厥見迺與漢唐諸儒
幾疏瑣碎殊者有人矣餘杭章炳麟也蓋恢張高郵王

氏父子

念孫引之

之學推而大之以至無垠者也至於爬羅

金石證經補史以殷虛龜甲流沙墜簡爲根柢以六經
諸史許慎書爲徑塗竺古之情深而疑古之牖亦闢糾
許書之有違徵古史之闕記而疏通證明不厘名物度
數之間者有人矣上虞羅振玉海寧王國維也蓋繼輓
清潘祖蔭吳大澂諸人之緒而覩前人所不記遂以後
來益居上者也然而穿地不足以匡史龜甲未能以考
文羅王二君之所順澤抑亦章炳麟氏之所厚非斯可
以覘流別者也其有以疑古者稽古不爲章炳麟氏之
信而好古以王充論衡爲骨幹而以姚際恆古今僞書

考崔述考信錄暨康有爲新學僞經考諸書張羽翼排
擯一切旁援歐儒益爲曼衍謂賢聖爲芻狗之已陳無
當於世教謂經子悉後出所託僞奚裨於徵文喜爲異
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若而人者績溪胡適寔倡
之隨時抑揚而後進彌以馳逐漢學揚徽遂以署新者
也於戲竺古同而所以竺古之具則異羅振玉王國維
之於章炳麟是也稽古同而所以稽古之情則異胡適
輩之於章炳麟是也斯又可以覘流別也然而必求
以實事論切忌於鑿空斯則三家者之所不同而同者
也所謂稽於數者也然而具數或未以竟義稽古徒矜

於博聞或者亦病之而蘄多識之貫一貴通經以致用
疏於論證敢於昌言以春秋經世爲揭幟以公羊改制
爲眉目刊落訓詁名物之末專求其所謂微言大義旁
采耶佛時恣縱而不儻張三世以演進化通三統以徵
變法者有人矣南海康有爲新會梁啟超也蓋襲清代
劉逢祿龔自珍之餘論而蘄措見之政事者也若乃辨
章學術考鏡源流以漢書藝文志爲閫奧以清代章學
誠文史通義乙篇爲首涂考信蘄徵乎古覈實必衷諸
名部次羣言推闡大義者有人矣錢唐張爾田元和孫
德謙也蓋恢史統以昭孔統上承章學誠氏而匡違補

闕相與以有成者也特是張爾田孫德謙傳意述學紹明史統而康有爲梁啟超好爲政論原本六經志事不同而要歸於揚西漢之微言薄東京之古學則無乎不同可爲特筆者也又抱樸潛修歸於自得以佛氏書爲悟機以孔子爲依歸而明心見性不同時賢之外鑠者有人矣宛平梁漱溟也蓋有志紹正宋五子之學而壹新壁壘用靖人心補風教者也凡若此者皆所謂昭其義者也大抵稽於數者必謹名物器數之證論而昭其義者憲爲微言大義之籀討而要之眞積力久乃有入則一其大較然也特是學問不外記誦著述以爲禽犢

國學者嚶氣之資博文者溺志之由徒長矜伐奚裨身心庸詎知不要其歸於爲人而所爲誦數以貫思索以通者徒荀子之所謂學數有終而無當於不可須臾舍之義也乎獨宛平梁君有志躬修近益聞然學以美身庶幾君子惜乎吾頌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最輓近乃得見唐先生於戲吾之知名唐先生也最早又同鄉里而晤對容顏乃於輓近世者一則素性簡靜不憲交游而以先生鉅人長德名輩不接莫爲之介亦未敢漫修士相見禮一則矜氣未化自問記誦詞章不後於人而讀先生之文若無以遠相過者此則博文溺志之見質實

言之不足當先生一嚮者也先生寔都講吾邑之國學
專門學院比以戎車阻道大師虛席俾博暫承乏其事
乃得時時親接其言論然後知先生躬行君子不徒沾
沾詞章記誦之末其學以孔子六經爲奧竅以宋五子
書爲入德之門孝友齊於家庭溫恭溢於辭色世態幻
變而制行有常窮不失義達不失道威儀翼翼雖未識
視古聖賢何如儻所謂君子之學入耳著心布四體形
動靜端言蠕動一可爲法則者而今殆見其人歟而今
殆見其人歟所著文集二編若干卷而博得見者厘四
卷其中魯詩有傳無傳考稱漢書藝文志載魯詩故二

十五卷魯詩說二十八卷而無詩傳然據史記申公傳

楚元王傳可以補班傳之脫字徵魯詩之有傳

漢書申公本傳

云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師古注口說其指不爲解說之傳史記申公傳作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乃知班傳用史記脫一疑字

史記楚元王傳云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

詩經唯毛

詩合故訓於傳若三家詩則傳並在故訓之外劉向應

劭治魯詩而說苑引詩傳又引魯訓是魯詩傳別出於

魯故

故者依古作訓是故則訓也

風俗通引詩傳又引詩說是魯詩

傳別出於魯說而卒斷言之曰漢志著魯詩故魯詩說

而遺魯詩傳不錄者乃班氏之疏漏也又如漢書藝文

志爾雅屬孝經類說謂漢儒釋經之書或稱故訓或稱

傳毛詩合而爲一則曰故訓傳若三家詩則於故訓之外皆別有傳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蓋訓故之體而孝經陳示要道於章末每繫以詩語此傳體也一則辨釋五經之訓故一則敷陳五經之要道而要之啟設戶牖鈴鍵六藝故以併屬一類凡若此者咸足以發七略之類例拾六藝之所闕然則誦經讀禮通其指意讀先生是編豈曰不稽於數者哉信未可以一端窺先生矣先生原籍太倉輓清之季吾邑搢紳士大夫有欽先生學者遂買地而授館焉余嘗以縣志事有所請益於先生致書稱前輩而不以鄉人目之先生裁答意殊不

喜也茲故尊之曰邑老而併著其因緣於此中華民國
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鄉後學錢基博

序

昔司馬溫公之作通鑑也首有才勝德勝之辨竊謂言
爲心聲於文章之著述也亦有然其才勝德者謂卽足
以厄世運而賊人材論固失之稍苛然其於輔翼世教
匡正人心繼往聖開來學之功則亦不足與語矣吾婁
自有明中葉弇州王氏以雄偉博辯之才主東南壇坫
一時風氣所成著爲派別其不樹降旗者惟震川一人
而桴亭陸子確庵陳子又以潛修篤行闇然日章之學
講論於荒江寂寞之濱凡所著述一本乎誠正而世教
人心藉以維持於不做比之弇州其功固孰爲多乎自

是以後弇州之緒生乎其鄉者則甘亭彭氏繼之今且流風歇絕矣惟震川氏後荆川桐城轉相隆盛雖其於才德之分祇有多少離合之可言而大要亦可睹矣若夫陸陳之緒其功等於宋五子者則綿綿延延相承不墜惟當世教凌替人心陷溺之時處乎其地同乎其遇本其義理發爲文章以翼世教以正人心則紹之者吾師王文貞公而大之者吾友唐公蔚芝也顧吾師暮年憂傷國事不復有所著述卽及門諸子晉接亦罕其所傳世者皆辛亥以前之作而蔚公則自辛亥以後痛心國變始一意於教育文熊又適以其時朝夕與其風雨

如晦每見其蒿目傷心扼腕悲歎時則有憂時之作又見其躬行實踐開牖理學時則有言性之作每一篇成并其夙昔所著述往往出以相質而文熊則絕無土壤細流之益但折然心服盡情傾倒而已嗚呼有友如此蔚公亦安所取而十六年來始於滬濱繼於惠麓顧艱貞與其相攜勿舍豈不以悲憫之忱拯救之志凡身爲其難者文熊託有一日之知於所心折傾倒之處或於公之微意有脗合而又鑑其愚忱知非出於流俗之汙私所好也若此則公之續集繼行於世謂文熊宜有一言亦安所辭乎夫文貞之文宏深肅括公之文博大詳

盡其有簡質往復之殊者值所遇之時益非昔比與所告語者之各異其體至於輔翼匡正繼往開來則一也豈才勝之足與語乎惟悄乎憂乎公之志則愈苦乎嗟乎以文熊得師友如此顧落落無所成就豈不可愧然竊有幸焉昔皇甫持正於韓子之文豈不盡讀而獨於鄆州谿堂詩序則曰敢樹降旗曰有唐文宗退之一人而已豈韓子之文無逾於此者乎蓋持正之文聲牙詰屈時學韓子而每有未臻融渾之處宜其於此文獨心折也今公是集多淵然曄然有興味及詼詭之作皆文熊之所學焉而未能者也則於太原師後奉爲圭臬熟